

管继平 著

纸上性情

民国文人书法

上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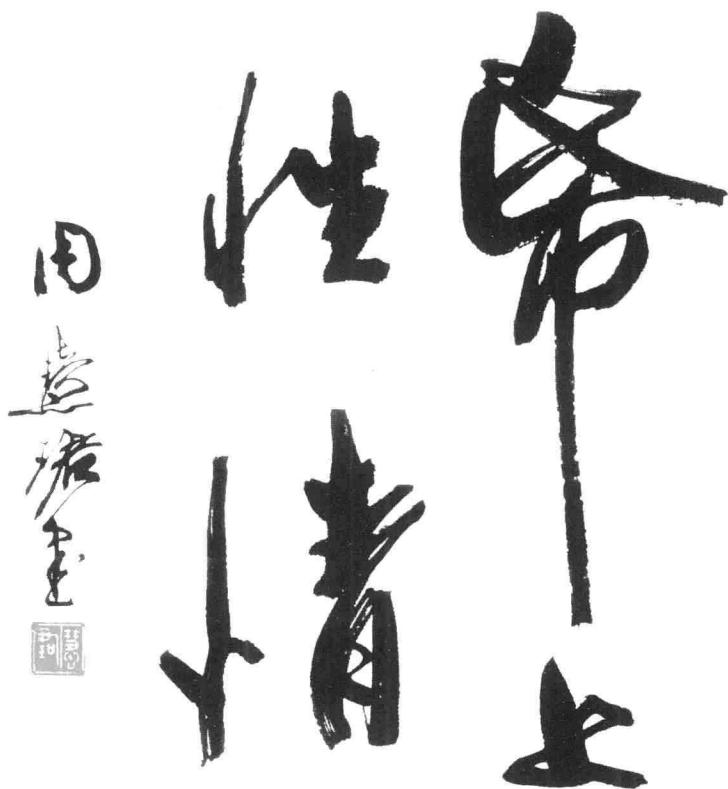
ZHI SHANG XING QING MIN GUO WEN REN SHU FA

坡穢南橘油四垂共博全
金碧螺朱暮松根老文治
波石除却蛟龍世不知波瀾廣沃乳陳大氣家
色藏水石固移有筆一宜曉曾誰令天作海

红香更照眼明喚取仰之
拿筆此美教訓若上房

城南望空山中多故人
天馬生平事印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性情：民国文人书法 / 管继平著. —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1.8
(民国文人系列)
ISBN 978-7-5326-3487-3

I . ①纸… II . ①管… III . ①文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民国
②汉字—书法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 . ①K825.4②J2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2967 号

责任编辑 郁 蕙
策划编辑 刘大立
装帧设计 刘锦睿

纸上性情——民国文人书法

著者：管继平
出版、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辞书出版社
地址：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
邮编：200040
电话：021-62472088
网址：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印刷：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：787 × 1092 1/16
印张：27
字数：300 000
版次：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6-3487-3/K · 810
定价：59.00 元（全二册）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：021-65410805

序

中国文化是棵大树，中国字就是这棵大树的种子。中国字美丽如画。中国字是感觉，是心态，是人间景象、人生梦寐，无论倥偬和安稳，还有丰润和萧疏，都一样美丽如画。

在中国，每个字是一朵花、一片叶，弦上指尖的音、棋枰中的子，容光一抹、蓦然一瞥，手舞足蹈和心跳；还是风筝、响箭，日头和山脊，空中鸟迹、瓦上轻雷，明月清风酒、温良恭俭让。总之，所有的人事和风景，都被中国字饱含了。用中国字写成的文章，也是我们身处在其间的世界，青是山绿是水的世界。红尘扑面，人影绰约，都被写到了，用不着井井有条。就这星罗棋布、洪波涌起的样子，才是真实的世界，无论出现在纸上，还是出现在心里。中国字像是画出来的，自然用毛笔书写会很好看。千百年来都是这样，中国字被写得情怀温润，诗意琳琅。

才过去的一百年里，许多人还是这样对待和期待中国字。那是我们的父辈，甚至是祖父辈啊，都写得真好。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用毛笔写中国字的中国人了，而且大多已经离去。想到这里，深感无助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和文化梦想，究竟被伶仃地搁在哪里了？

中国字非常要紧。毛笔写的中国字非常要紧。我们注意和着力的是文字排列的逻辑性，而漠视中国字本身。我们误会了中国文化。由中国字生根、开枝、散叶、开花和结果的中国文化，生来是万象的一部分，绚烂也好，平淡也好，都有着无限生机和可能性。这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睿智的文化。就像大树，葱茏和苍莽，

立地和参天，从来不是所谓的逻辑性可以讲清的。孔子老子庄子，还有屈原，对中国字的感觉，我们是写不出来了。那是写在竹简上的，比毛笔还要奇异的感觉。即使是很晚出现的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也写不出来。我们不缺作家，但没有诗人，不缺学者，但没有文人。上世纪那样星汉灿烂的用毛笔字感觉中国字的诗人和文人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这种应该感觉到的哀伤，也很少有人感觉到了。

让人欣慰，继平也想到这里，也感觉到了哀伤。一些年来，他所能遇见的上世纪诗人和文人的伟大的字，用毛笔写下的那些伟大的中国字，他都读了。还把读了的感觉写成了这本书。既然伟大的文化、伟大的字可以穿越时空，那么，今人就没有理由停顿自己的向往，向往凭着隔世的字和文化的光芒走进不朽的诗人和文人的心。文化首先不是功名的利器，文化是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最初和最后的基石。为此我们常感哀伤。唐代诗人王湾有句非常好的诗：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我们就依照他的感觉，流连以往。我们的文化感觉不够，我们向往从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那里获得力量和情怀，获得信心和前程。

在这里，我衷心祝贺和感谢继平写了这本书。因为这本书的意义，远远不止它是一本书。

陈鹏举
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



目录

上册

序

马相伯：骨丰肉润 入妙通灵	001
王懿荣：好古成魔力最坚	005
沈曾植：今日天骄识凤麟	010
林 纾：译才并世数严林	015
张 肄：古雅多情张宝宝	020
陈三立：来作神州袖手人	024
严 复：庚信文章老更成	029
陈 衍：三坊七巷多才子	034
辜鸿铭：菊残犹有傲霜枝	038
康有为：天地江河无不变	043
郑孝胥：何当掷笔睨天际	047
吴稚晖：清奇灵动 别有天趣	052
罗振玉：甲骨书法第一人	057
张元济：故向书林努力来	061
蔡元培：亦旧亦新 兼容并包	066
章太炎：其人在儒侠之间	071
梁启超：最可惜一片江山	076
冒鹤亭：不狎鱼龙狎海鸥	081

杨 度：屋小楼闲好著书	085
陈衡恪：何必低首求同群	089
经亨颐：万古长松不改容	095
王国维：旧德醉心如美酒	100
刘季平：试言隶草我无三	106
黄炎培：做官作书何曾殊	110
于右任：小红低唱我吹箫	115
陈独秀：骤雨旋风声满堂	119
谭延闿：临十三行大有风神	124
弘 一：一轮圆月耀天心	129
章士钊：言论界里有孤桐	135
马叔平：不朴不华是谓真	139
鲁 迅：无情未必真豪杰	144
叶恭绰：那知北海有传人	149
马寅初：只留清白在人间	154
许寿裳：丹心浩气终黄土	159
马一浮：隐逸的“泰斗”	163
沈尹默：书法由来见性真	168
刘师培：腹中贮书一万卷	173
谢无量：一片清机出自然	177
周作人：前世出家今在家	181
熊十力：宁拙毋巧自天真	186
马叙伦：书如成俗虎成猫	190
蒋梦麟：承旧学不拒新潮	194
黄 侃：八部书外皆狗屁	199
夏丏尊：白马湖畔有清风	203





马相伯（一八四〇～一九三九），江苏丹阳人，原名志德，又名建常，改名良，字斯藏，又字相伯、湘伯、芗伯，以字行，教名若瑟，晚号华封老人。教育家、政治活动家。后人辑有《马相伯先生文集》。



马相伯：骨丰肉润 人妙通灵

同道艺友梦石兄，藏有马相伯先生之书法墨宝，令我甚感兴趣。马相伯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，二十世纪初，他所创办的震旦学院以及随后的复旦大学，乃是我过最早的私立大学。而当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的前身）则为清政府的官办大学，这两所中国最早的大学，一公一私，一北一南，揭开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序幕。

应我所求，前些日梦石兄将马相伯的书法传来一图供我拜观，这幅马老珍迹为行楷书的条幅，笔实墨沉、枯湿相间，整幅作品写得宽博秀逸，自然蕴藉。上

復旦諸同學英鑒頃同相賀悉

貴會為百歲賀辰特在滬舉行慶

祝旦見

在遠不遺極感

盛意惟自戰事發生以來國無寧土

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

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乃厚承

祝我慶我自覺難堪耳回恩

貴校創立以來人才輩出，類拔

萃濟一堂既致力乎脩齊復矢

志於平治鄙實與有榮幸焉專

此致謝順頌

學業進步

期頤叟相伯岱



一九三九年四月，年届期颐的马相伯为复旦师生书写的答谢辞

款题赠的是“省三先生”，笔者查了一下，清末民初，字号“省三”的名人也不少，最著名的大概应算是刘铭传，字省三，他是一位淮军名将，也是清末政府派往台湾的第一任巡抚。但马相伯先生书赠的“省三”，显然不应是刘铭传，而较有可能的是当年同为热心教育事业的王丰镐。王丰镐（字省三）是清末的一位洋务人才，曾办过铁路、煤矿，主管过洋务局、农工商矿局等。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，他响应张寿镛的倡议，捐出自己沪西法华乡的地产六十亩，以建筑校舍，创办了光华大学（即今日延

安西路的东华大学）。那时的中国长期积弱，落后挨打，所以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以办学来救亡图存，兴我中华。说起来王丰镐的捐资办学义举，或许还是受到马相伯先生的影响，因为早在上世纪之初，马相伯就曾毁家助学，将祖遗家产良田三千亩，上海英、法租界地基八处（时值银十余万两），全部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，作为创办“中西大学堂”的基金。因为马相伯当时认为：“个人之建设，势不能久，故托耶稣会团体，以期长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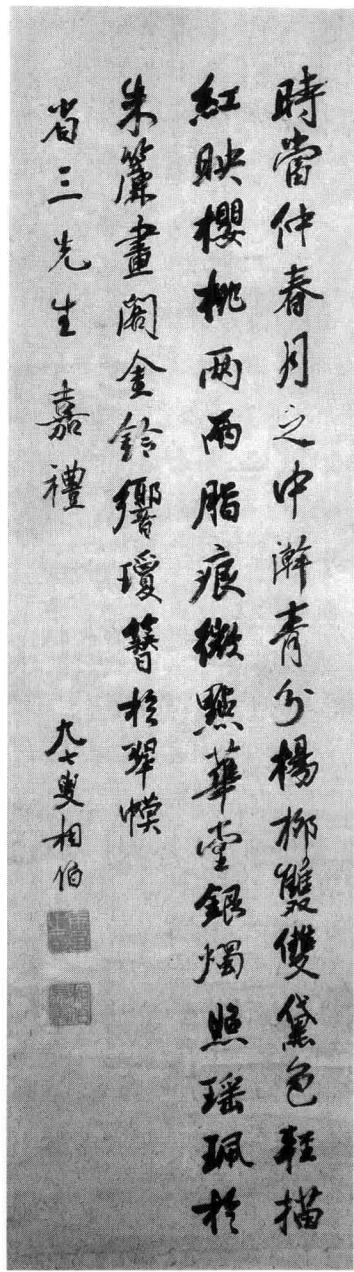
马相伯先生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

一八四〇年，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，故尚在襁褓时的他，即受了天主教洗礼，成为天主教徒。父亲精擅医术也工书法，母亲则自马相伯的幼年起，就授其诵读《圣经》，并开始教他以《圣经》中的宗教伦理来处世为人。五岁时，他也入家乡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，并临帖写字，直至十二岁他离开家乡丹阳来到上海，进入法国人教会办的徐汇公学读书。那时他对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特别感兴趣，二十三岁时进入耶稣会，在耶稣会的几年，不仅学习了神学和经院哲学，还学习了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、天文学等。三十岁时，他经过耶稣会通考，获“特优”证书，成为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。

今天我们说起马相伯先生，总念念不忘他当年创办复旦大学之功。一九〇二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，就在马相伯精心打造的震旦学院卓有成效、声誉鹊起后，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些人渐渐露出觊觎之心，他们阴谋篡夺学校领导权，改变学校性质。为此，马相伯被迫解散学校，并请好友、时任两江总督及南洋大臣的周馥支持，拨发一万两银子及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建新校地址，又在严复、萨镇冰、袁观澜等一批学者的帮助下，在一九〇五年五月，终于又创办了复旦公学（一九一七年更名为复旦大学），取名复旦者，既有隐含恢复震旦之情，又是取自我国古代的一首《卿

云歌》：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”后来张寿镛、王丰镐先生创办光华大学时，也同样借鉴了此句出典作为校名，两所大学取名“复旦”、“光华”，均寓含了发愤图强、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。

按理，生于一八四〇年的马相伯先生，应属晚清时代的人物，但由于马先生非常长寿康健，不仅经历了清朝的五个皇帝（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），即使到了民国，他已是古稀之年，却依然精力旺盛，思想活跃。他兴办教育、倡导科学民主，甚至九十岁的高龄，还组织抗日民主集会，一次一次地宣传演讲。难怪他的学生邵力子曾言：“相伯先生的精神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。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，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，都在此。”我在《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）一书中，开卷首篇便读到老校长马相伯的翰墨。这是一九三九年四月，复旦全体师生为老校长的百龄寿诞而举办庆祝活动，老人获悉后而书写的答谢辞。这通书札马相伯的落款是“期颐叟相伯启”，尽管已是百岁高龄，尽管只是两页书札体，但老人却是以稍带行书笔意的楷体，写得一笔不苟！马相伯先生过了百岁生日后，卒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，也就是说距写这一幅书札仅半年左右的时间。然而即便为暮年之书，虽有苍古凝练之意，却丝毫无见龙钟颤



马相伯书赠王省三条幅

巍之态。而且其线条之工稳、法度之谨严简直无可挑剔，这实乃罕见其匹也。

曾见一幅马相伯先生的楷书中堂，所书为关于书法的四言诗，书奉“崖琴仁兄”，其诗为：

荆纸易墨，心圆管直。浆浓色深，万毫齐力。
先临告誓，次写黄庭。骨丰肉润，入妙通灵。
努如直槊，勒为横钉。虚转妥帖，殴斗峰嵘。
形张凤翼，耸擢芝英。粗不为重，细不为轻。
纤微向背，毫发死生。工之未尽，已擅时名。

诗中所述，既是他对书法的理解，也是他自己书艺之写照。如“骨丰肉润，入妙通灵。努如直槊，勒为横钉。”就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马相伯先生的书法特点。我以为马相伯先生的楷书，得力于北魏，舒展挺拔，骨力不凡。而张猛龙的劲峭开张、张黑女的灵秀内敛，还有，苏东坡的丰腴跌宕、赵子昂的端庄流润，似乎在他的书法中，或多或少，都是有所显露的。

我曾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的名人墓区中，瞻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迁来于此的马相伯先生之墓。墓盖上由顾廷龙先生题写的篆书：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墓。高大的方柱式大理石上，镶嵌着马老百岁诞辰时的照片，寥寥四百余字的碑文，由上海历史研究所汤志钧先生撰写、书法家单晓天书录，高度浓缩地概括了马相伯历经百年沧桑的风雨人生。尽管墓区外车水马龙，但陵园内则寂然无声，一代教育先驱，民族导师，曾经叱咤风云，领袖群伦，而如今又有几人识得、几人凭吊？自古圣贤皆寂寞，由此信然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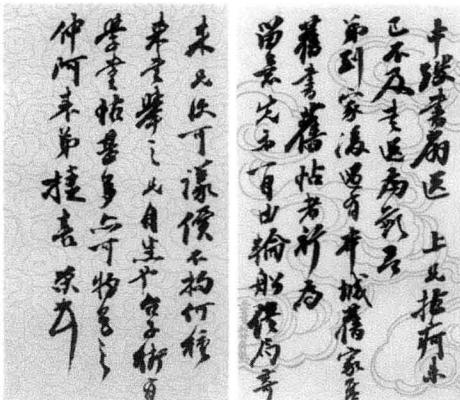
王懿荣（一八四五～一九〇〇），山东福山（今烟台市福山区）人，字正儒，一字廉生。金石学家、甲骨文发现者。著有《汉石存目》、《南北朝存石目》、《天壤阁杂记》、《翠墨园语》等。



王懿荣：好古成魔力最坚

说来也巧，中国最古老的文字，恰恰是最晚被发现的。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，自一八九九年秋被王懿荣发现以来，迄今已一百一十余年。相对于三千年而言，百年的时光非常短暂，然而，对我们人生而言，一百一十年却有点漫长，漫长得几乎让人淡忘了这位王懿荣先生。

王懿荣先生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，《清史稿》也曾为之立传。由于他发现了甲骨文，引起了上世纪初“甲骨学”的研究热潮，他又被人尊为“甲骨文之父”。坊间传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故事，略带点演绎色彩。说是王得了疟疾，用了许



王懿荣尺牍

多药都不见轻。后一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，方子上写有一味叫“龙骨”的中药。他按医生的药方派人到北京老中药店达仁堂抓药。药抓回后王懿荣却意外发现这“龙骨”上面有很多划痕，类似篆文而又不识。他猜测这种划痕可能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，于是他又买回药店里的全部“龙骨”，加以细心研究辨析，终于揭开了甲骨之谜。

而在王崇焕编撰的《王文敏公年谱》里则没有这么玄乎。只是说一八九九年秋，一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安阳小商屯发现的“龙骨”到京师，让其察看，王懿荣细为考订，审定为殷商故物，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，遂令悉数购归，获千数片。这便是后来震惊世界考古学史的甲骨文。

但无论如何，王懿荣对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，确具肇始之功。虽说这种发现看似有一点偶然，然而这偶然中却存在着相当的必然。如果王懿荣不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，不具有鉴识古物文字

的学养与慧眼，那么他就很可能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！所以说机遇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否则的话，即便再多的“甲骨文”，不也一样捣碎熬成汤药喝了了事？若如此，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一章将重写。

王懿荣出身于山东福山的名门望族，世代为官，而且是诗礼传家，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、通达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。祖父王兆琛是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父亲是拔贡，以道德学问著称，也酷爱金石古玩。虽说他五岁时家遭变故，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，但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对一个庞大的文化世家而言，王懿荣儿时所受的正规教育并未因此而影响，他的业师不是举人便是翰林，个个都是饱学之士，这为他后来成长为晚清一流学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而且受家学的熏染，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，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大凡上古彝器、宋元佳椠、金石碑版等，他都喜搜藏研究。甚至有时不惜典卖妻子的首饰物品，倾重金而购之。对此，同为世家出身的夫人黄氏非常理解，并曰：“明珠白璧，异日有力时，皆可立致之。惟此等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，撒手便去，移时不可复得，后来纵有奇遇，未必即此

王懿荣楷书中堂

类中之此种也。”

与无聊的官场仕途相比，王懿荣似乎更热心于金石书画上的研求。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廿年冷宦意萧然，好古成魔力最坚。”“从来养志方为孝，自古倾家不在钱。”通过多年的校勘研究，一八八一年，他撰成了《南北朝存石目》。在该书序中他写道：“……前后十九年中，探索借读、往返商榷者，为胶州匡鹤泉师、吴县潘郑龛师、江阴缪炎之师、潍县陈寿卿丈、诸城尹慈经秀才、会稽赵㧑叔大令、吴县吴清卿太仆、光山胡石查永部，考订违合，剔抉幽隐，则大兴孙问羹兵部、铜梁王孝禹工部、永明周季编修、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。利津李竹朋丈、大兴刘

鳳城春色晚龍禁早暉通舊
火奴槐燧餘寒入桂宮鶯曉
正隱葉鶴放恰開籠鷁
山滿仙歌始樂風
王懿榮



烟台王懿荣故居

子重刑部、绩溪胡甘伯户部、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，今墓木已拱，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，悲夫！”

这有点类似当今某书著成后，作者于序跋上所列的师友致谢名单，但从中可看出，与王懿荣在学问上切磋往还的前辈，多为如潘祖荫、缪荃孙、吴憲斋、赵之谦、陈介祺、胡荄甫等一代金石文字学大家，所谓“近朱者赤”，在这样的人文环境熏陶下，对王懿荣来说，学问识见的日益长进是毋须置疑的。

在学问之余，王懿荣的书法造诣也非弱项。他擅真行篆隶，尤以行楷书名世。据说，当时就有“翁(同龢)、王(懿荣)、何(绍基)、戴(彬元)书法四家”的美称。马宗霍在《书林纪事》中云：“王懿荣工行楷书，尝云作一字须含十二意。光绪甲午大考，由三等改一等，入直南书房。尚方贴络所需，其章幅稍大

者，孝钦后必降口敕曰：令王懿荣书。”王懿荣五十岁后，晋升翰林院侍读，得以入直南书房。所谓南书房行走，就是皇帝读书的“辅导员”，能经常接近皇帝，或为皇帝鉴定书画，或代笔写个敕诰之类。这充分说明王懿荣不仅在金石文字上有渊雅的学识，而且书法也一样获得皇上的赏识。如图一幅王懿荣的行楷书，虽有清人馆阁体之雍容，但也不失庙堂之正气，浑厚丰满，端庄稳健。倘观其书法渊源，也不难看出，其书受李北海、颜鲁公、柳公权、苏东坡、黄山谷等数家之影响，而其中得李、苏两家最多。他曾有一段写李邕书的跋语，写得颇妙：“余始得李邕书，不甚好之。然，疑邕有书名，自必有深趣，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。得之最晚，好之尤笃。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，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。”得帖犹如交友，此理

确实成立，有的初识尚不能觉出对方之妙处，然深交则愈觉愈有味也。

除了行楷书外，王懿荣兼擅篆隶，其篆书学天发神谶碑，参以徐三庚的秀逸；隶书则取法礼器、乙瑛诸碑。据说在京城的古玩学问圈内，王懿荣也颇负博雅盛名，一些京都士子名流，辄以“但愿一识韩荆州”为幸。而王懿荣也有调皮的生性，他给造访者特制了三种“名片”：对那些只通八股文者，用楷书名片；对稍通古今学却无专长者，用隶书名片；对专精汉学，又旁通金石文字者，则用小篆体。此等谐趣之举，在京城居然一时传为雅谈。

清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年）状元、书法家陆润庠对王懿荣的字曾有“刚健清华，无美不备”之评语。这“刚健清

华”四字，不光是对王懿荣书法之评价，甚至也是对其文人风骨的赞美。我们知道，就在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，正是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之时。时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，在此危难时期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，然人心惶乱，练勇溃不成军。王懿荣知大势已去，夜半时分，他徘徊于京寓庭院，深感愧疚。翌日清晨，当获悉慈禧率光绪及王公亲贵于早些时已往西逃去，他则对家人道“吾可以死矣！”并用他“雍容刚健”之楷书，挥笔写下了绝命词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于止之其所止，此为近之。”书罢则服毒吞金，再携家人投于庭院的水井中，壮烈殉节，时年五十六岁。这纵身一跳，充分体现了过去文人宁取义而不苟生的铮铮风骨，令人钦仰！



沈曾植（一八五〇～一九二二），浙江嘉兴人，字子培，号乙盦，晚号寐叟，别署姚埭老民等。学者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书法家。著有《海日楼诗集》、《海日楼文集》及《海日楼札记》等。



沈曾植：今日天骄识凤麟

清末民初的海上书坛，大师云集。他们不仅在书艺上泼墨飞翰、独树一帜，而在诗文学问上也个个称得上是非凡了得的“硕儒”。如博古通今、学贯中西的沈曾植（寐叟）先生，就是其中一位无法忽略的著名学者、书法大家。

写文人书法，我觉得有两种文人颇难着手：一种是虽有文名，但从不闻其书名，而且所见书法甚少，相关书法的文字资料更少，所以要想研究评说简直无从入手；而另一种又恰恰相反，即文名大书名也大的重量级大师，查起资料来无论是关于他学问还是书论，均能连篇累牍乃至汗牛充栋。因此，背景资料太多，看